

艮齋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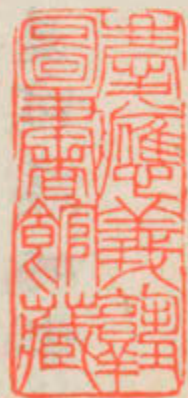
七

有
1030

見山樓文集

✕詩聖堂三集序

東魯 安積 信



大窪天民先生以詩名天下垂五十年一閩之市三尺之童莫不知詩聖堂也先是初集二集皆已行于世去年又將刻三集未成而沒門人諸子繼其志並繡諸梓屬予為之序予曰可以序可以無序荊山之磬豐城之劍雖棄擲蕪沒塵土而英靈光怪自發出於霄壤間終不可得而掩焉况先生名震海內久矣其詩固不藉予文以為重而予文亦不足張之無序

可也。雖然，曩予始訪先生，先生折輩行而定交，置酒相款，縱論古今詩家得失，曰：「語予曰：『近歲將刻三集，子其為我序之。』」予雖不輒奉命，而心竊許之。歲月幾何，先生已赴玉樓，召而疇昔之語猶飛鳥遺音之在耳，安得不題一言以寓掛劍之意？是「可序」一也。先生之詩固已總持一代風雅矣，然初集多盛年之作，清新綺麗，巧力俱盡；二集稍踈宕，奔放有老氣矣；至若三集，則年益高，才益熟，浩然益自放，不肯求工於締章繪句之間，而神韻溢出，風格更高，象外之旨，絃外之音，使人三復，彌有餘味焉。是「可序」二也。先生襟度

冲曠，長歸如雪，嗜酒好客，竟日相對，酣暢無倦色，脯脩所入，隨手揮散，雖屢空泊如也。書畫亦精妙，四方來請者，日益衆，醉後筆騰墨飛，頃刻數十紙，立盡。皆具氣韻，最愛山水，足跡殆遍天下，往來發諸吟詠，江山為之生色，洵無愧於為一代詩人矣。是「可序」三也。夫既有三「可序」焉，而門人諸子能繼其志，一心辨香，不負師恩，先生有知，必應掀髯一笑于黃壤下，是又宜牽連書之也。故予不辭而為之序。

三才究理頌序

天地萬物之理，固無窮盡，人心之智，愈出愈靈，故有

千古聖賢所未發而後人乃能發之者若西洋窮理
之學是已西洋距中州萬里其人綠眼拳鬚氣稟不
同其性強毅殫思其信以質遷為業以舟楫為家涉
數萬里之鯨波迴旋四大洲之間要以實見為主故
於天象地輿尤精復獨絕發千古所未發而醫藥器
械之屬亦皆奇巧殆不可思議也但彼所謂窮理與
吾儒不同吾儒所謂窮理云者其要在乎道德仁義
禮樂刑政之懿而彼專以天象地輿器械之屬為事
固非聖人窮理盡性之謂然其說之精詣獨絕則取
而用之又何不可之有鶴峯李尼博涉群籍尤刻

意於西洋之學嘗著一書曰三才究理頌其論道德
本于國朝遠古之言而天象地輿則參于西洋之
說以韻語綴之洋洋數千言率皆發前古所未發云
頃來乞予序未暇深指於西學故不能參叩而發
揮之是可惜已然方今西學行于世斯書一出必能
信而奉之者將且暮遇之矣不必待後世有楊子雲
也

溫泉錄後序

伊豆贅於駿相之間截海而南者殆三十里山水秀
絕甲天下而溫泉尤著溫泉數十所皆有神効而熱

海尤靈。樞字林公，久患滯疾，以甲午歲漂于熱海，果獲靈効。公大喜，越明年復浴，則宿疾脫然去體。獨奈一病又生，何？何謂一病？烟霞痼是也。始公雖有此症，而所觀不過近都小山水，故潛伏而不動焉。及其至熱海也，盪之以富士，亟根之雄峻，鼓之以相海，豆洋之浩渺，其他千巖萬壑，奇秀相激，於是平素所潛伏而不動者，勃焉沛焉，如湧如春，非極四海名山大水之勝，殆不可醫。因自號烟霞痼者，是大可笑也。雖然，人不能無痼，或痼於酒色，或痼於貨利，或痼於富貴功名，凡此數痼，胸中憤眊，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惟有

烟霞痼者，其神清，其氣雄，其骨爽，其言語文章為雲烟，為波濤，為疊巖複嶺，為幽林邃谷，奇姿異態，变幻萬狀，飄々乎有遺世獨立之懷。乃若此錄，亦可窺其一斑矣。故後前名士碩儒，莫不有此痼，愈深者文愈妙，彼俗士熱客，雖欲一深其毒，不可得也。則公除寧痛滯疾，易之以烟霞，泉石之膏肓是起，凡入仙澤，雪神髓，靈泉之効，豈不尤神且靈也哉！人或以此為孟浪，其問諸金山之巔，熱海之濱。

不芳齋記

福原君寅公，長州下關人，以醫為業，而好儒學，善為

為詩其友人山本某贈之以唐產素心蘭數本君喜甚乃命其室曰不芳齋而屬記於予噫世之以刀圭為業者其有蓬之心乎屑然奔競于朱門諂屈于金穴惟恐人之不知其卑陋如此縱能僥倖而獲名利於一時亦菁敷艾榮蕪蕪滿目君子不取也獨有志之士精其術行其仁閑焉惟窮民之疾病是恤而人之知不知置之度外殆所謂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者歟夫蘭非有求于人者然其芬芳歲誕超出衆卉之上故人皆媚愛之深林窮谷必索而採焉今君自少至老好學益篤尤注意於仁

術民之貧而疾者必捐藥物以救之固不求知於人也然其德馨薰于一鄉之人咸敬愛之播于一國藩侯聘而寵之豈非翹然人中之蘭乎由此觀之君之心則蘭之心矣君之言則蘭之臭而君之室則蘭之室矣雖無蘭猶取焉以余其齋可也況有唐山絕品以蘭乎且君既善詩矣何不自作猗蘭之操鼓琴以歌之而予鄙陋以文見徵其亦有臭味之同也夫

城西遊記序

予好為山水之遊必有記門下諸子劬之若小玉伯宣房然記行友部順正登嶽錄河村李幹上毛游

草舟橋秋月遊豆記述之類先後相繼而今茲則縣
晴峰城西遊記又出焉甚矣二三子之嗜我痴也予
烟霞痼疾非惟不能自醫并使諸子染其毒廢螢雪
費資糧放浪于山水父兄其謂之何然諸子才俊氣
銳如千里汗血駒苟羈束以鞭策以又磬控以錐歛
一昂首而嘶且不可得則其將生嚙跟泣駕之憂
故使以時奔逸馳騁于平原曠野之中乃所以洩其
氣而防其憂也况諸子才華縱橫雲烟以氣勃從
十指間流出頓成山水偉觀未必不為文學之寶也
父兄視之必將笑曰是亦王良馭馬之術也予知免

矣

聖德太子論

予自為童子時則聞古有聖德太子者聰明仁厚君
子人也及年稍長讀史書徃載太子事贊美極矣
臣等踰中^後始讀日本史皇子傳然後詳其顛末
慨然投卷而歎曰嗚呼是一暗弱太子耳曷足稱聖甚
矣千古流俗之昧也夫道以水原出于天而具于
人其要莫大於君臣父子之倫脩焉而至者為君子
背焉而馳者為小人堯舜之所以為聖桀紂之所以
為愚未始不於此焉分也彼太子者為聖歟為愚歟

世自失

以此察以白黑昭然其矣千古流俗之昧也太子
用明帝之子而崇峻帝之後子崇峻帝不喜佛又惡
蘇我馬子茲校擅威福欲誅之可謂明主矣太子與
馬子以佞佛相黨故固諫而止馬子聞之大懼使盜
弑帝太子苟知君臣之義必當聲其罪肆之於市朝
而不惟不討之反阿附之何哉晉厲公無道欲誅趙
盾其族趙穿弑厲公春秋昏曰趙盾弑君以其不討
罪也試以春秋之法律以太子之事宜何如而昏也
然太子之意蓋謂天地萬物靈蠢之物莫尊於佛苟
不信佛者是佛之賊而王法之所加誅也帝不信佛

又欲誅信佛者是自取禍所謂風業之報也果如是
苟不信佛雖君父有所不顧焉豈非大亂之道乎夫
吾所謂道云者出於天具於人而不外乎君臣父子
之倫彼所謂道云者悖棄倫理絕滅綱常奉大六之
銅像而崇敬之欲以生於天堂是果何道也凡天子
公卿士所宜崇敬者吾國自有天神地祇社稷宗廟
以靈焉豈可祭西番妖濫之鬼而間祖宗之常祀至
若三世之說奇幻荒怪茫如捕影其誕尤甚矣而太
子信之切齒聽明君子固如是乎哉先是欽明
帝十三年高麗始獻佛像及梵書帝以咨群臣物部

尾輿中臣錄子伏伏大義諫之事遂寢用明帝二年上
病群臣請禱于佛物部守屋勝海連亦諫止之凡此
諸臣以議轉烈與日月争光太子所宜從而乃
切齒不已何哉且太子亦不仁甚矣帝以遇弑也其
意蓋謂帝素不信佛則是佛法終不可興也帝崩而
女主登極已與馬子執政則於興佛法乎何有是以
坐視其死而不援置其賊而不問若反幸其短祚者
及垂古帝立果攝政日夜與馬子胥議大敷佛法於
天下建寺四十六所度僧尼一千三百八十餘人前
古未嘗有也自是而降異端邪說瀰漫四出燭亂天

天下以耳目淪浹生民之心體有以萬衆之主祝髮
受戒火其遺骸者矣有以台鼎重臣披緇稱入道者
矣有以淫蕩僧監穢亂官闕殆登帝座者矣其他狂髡
黠緇挾勢逞威雖天子之命小不適其意輒披戎衣
提兵器鷁張螳怒蹂躪輦轂以下至使歷世天子宵
旰不安發鴨水采菽之歎而況國君城主受其輕慢
被其禍害者固不可以計數向非織田公赫然大怒
燒浮屠戮僧尼蕩其巢穴除千歲之宿弊吾未知其
禍亂之所底止也晉范寧有言何晏鄧飴之罪甚於
桀紂之害止於一時邪說之害流於萬世太子

佛教之害其慘烈何異^視鄧賜更有甚焉者豈可勝慨
歎哉抑太子信佛建塔廟非求福田利益也邪太子
柩骨未冷其子山背王為蘇我蝦夷所屠戮子孫
無譙類矣夫求福而得殃愚莫大焉世乃以為聰明
仁厚君子甚矣千古流俗之昧也北條泰時執政
有僧請建伽藍泰時曰汝不見天照皇之廟乎葺然
茅屋而德澤遍富內矣汝乃勸我建伽藍費財勞民
朕膏血而飾土木豈治國之道哉汝在鎗倉必煽惑
小民使失其業是國之蠹也急命吏逐之嗚呼孰謂
聰明仁厚之太子而其見反出於鎗倉一執事之下

乎哉近世黑田長政麾下某年既七十矣病將死室
人環而泣且請曰君結髮臨陳殺人不可勝計盍亦
祀佛以資冥福乎乃出銅像使拜焉某瞋目勵舌奮
拳倒佛像罵曰我為國效忠節大小百餘戰摧堅挫
銳未嘗待一人扶掖今死余也何假此區區小銅佛
之力為嗚呼孰謂聰明聖智之太子而其勇竟不如
一壯士乎哉

救荒策

門人某某州某縣人也嘗語余曰往時天明癸卯
歲天下大饑吾藩為尤甚民皆掘草根剥木皮瘦

羸骨立形如鬼魅扶老携幼宛轉號哭之声震發
四野而有司曾不留意於振恤餓莩盈野流亡四
散者不知其幾千人矣今既餘三十年良田連畝
鞠為茂草民屋農舍廢為荆棘賦稅之所入視昔
年減其半而為天下衰藩矣於是有司深憂之乃
募越後州轉徙之民蠲數年之稅使墾闢其廢田
然至期已滿則鳥獸散土著者甚希遂付之無可
奈何而已余聞之悵然大息作救荒策文化乙亥
十月安績信撰

嗚呼民之所以勤稼穡寒耕熱耘霑體塗足終歲勤

勞而納組稅於君上者何哉將以藉其教養撫綏之
力而遂仰事俯育之願也而為君上者徒歛組稅供
徭役以享安逸之樂而不知為脩營蓄積之計一旦
有凶荒之變則束手無策坐視其餓死流亡之患如
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抑亦何心哉古者明主賢君上
敬天命下重民事當豐穰無事之時揣然憂有水
旱凶歉之災恭謹儉素節財用廣儲蓄以備一旦不
虞之變焉如周人遺人廩人之職其用雖廣而以賑
恤為要周禮遺人掌邦之遺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
里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
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

賜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若後世常平義
 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
 倉社倉以類皆為凶荒而設之也漢宣帝五年奏
 令諸郡皆等倉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減其價而糴
 名曰常平倉民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卜貧富無差
 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卜貧富無差
 之當社安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宋孝宗
 淳熙八年下朱熹常平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
 耀卿有社倉一所得常平米六千石賑貸夏受粟於倉
 冬則加自以償自後墮年歛歛小歛則蠲其息之半大
 飢則盡蠲之凡十餘年得米一萬石倉三間及以元數
 六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石以爲社倉不復
 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見一百石以爲社倉
 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處○本邦置義倉始
 於文武帝置常平倉始於隆帝而社倉則未聞行
 之者年歲寢久世變倍革常平義倉亦不行矣可
 惜也○統日水紀人文武天皇慶雲三年准令一位
 下及百姓雜色之爲人等皆取戶粟以爲義倉
 物給養窮民預爲儲備今取戶粟以爲義倉
 始之

之入於理不安自今以下取中上以上戶之粟以爲
 義倉必給窮乏不得他用若官人私犯一年以爲
 日解官贓決罰○廢帝天寶四年和曰頃聞
 至于三令何市也○鐵人尋其由皆云諸國脚調
 不得置鄉或曰病憂苦或無娘飢寒朕竊念茲情深
 務臨置隨國大小割居公廩以爲常平倉並時貴平
 準署掌之山陰山陽南海西海及其不幸遇天災也
 四道右平準署掌之
 開倉廩散委積或平價以糴或出內帑金帛以賑恤
 不足則舟漕陸運以給免租賦休力役山林陂澤之
 利弛其禁而聽民以擅取有以恫恤黔黎而濟其饑
 殍流亡之患若周以十二荒政後世賑貸轉漕之類
 乃是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
 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桀十曰舍禁
 十一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桀十曰舍禁
 十一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桀十曰舍禁

使賑恤飢民。鬻子者出金帛還之。○五代周顯德六年，
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宋真宗祥符八年，歲
歉，民流，命御史案傳安撫。蓋國之所以為國者，民而
發倉廩及賑代具。

已矣。苟無民，寧有國邪？故仁君視民如傷，懷保之，拊
循之，而又教化之，猶恐有一夫不獲其所也。彼昏闇
之主，視民如土芥，暴斂橫征，剝膚椎髓，使斯民終歲
勤動，不得養其父母，眊眊然視長上如仇讐。一旦有
非常之變，安保其不為流賊乎？自古天下之騷亂盜
賊之蜂起，往往自山荒始焉。何則？蚩蚩之民，餓
殍流轉，無所資給，其心以為與其困於飢餓而為溝
壑之鬼，不若劫奪而死於鋒刃之下也。於是杜欒無

賴，以徒嗜聚成群，放火殺人，抄掠財穀，甚至於連州
響應，殺吏據城，其勢不可壅閼，而天下遂以亡矣。若

秦之陳勝、漢之赤眉、黃巾、明之闖賊，皆此類也。往時

○^{天明}癸卯之災，連州飢民轉相鼓動，潮湧蜂起，不下數

千人。尋至數萬餘人，劫豪商壞市廛，或有侵擾于都
城輦轂之下者。其後天下創艾往事而救荒之政寔
立，使民或納粟或致金以備凶災，其法頗近於義倉。
歲月已久，連年豐稔，上下稍復怠弛，而姦胥猾吏，馮
以為蒞利，其名為救民，而其實為朘削以害者不少
矣。苟非明君賢主，嚴法律，正刑賞，挾夫謹厚忠信，

愛民而通時務者，使之督其事，則吾恐救荒之政有名而無實，倉廩虛耗，一朝遇非常之災，必狼狽蒼黃，斯民不免餓殍流亡之患，而天下或生不測之禍也。且夫方今諸族無大小，一皆窮困，其國賦稅所入，非不欲實之倉廩以備凶歉，然不糴則不足以給一歲國用之費，是以連年豐穰，穀價甚賤，而其實列國所儲蓋不能支數年，加之遊民惰農，棄本趨末者日滋以多，若有連年凶歉之災，安得開倉廩散穀粟而賑濟數千萬之生靈也哉？原其所以然者，以昇平日久，上下皆流蕩於奢，侵而賤資困竭，其弊遂至於此耳。

余嘗讀史有所感焉，衛宣公懿公皆荒淫不恤國事，遂為戎狄所滅，文公受虜亡荒散之餘，大布衣大帛之冠，務戒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後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十乘，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北三十，斯之謂也。漢興承秦氏潰亂之弊，民耗而財匱，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及孝文繼大統，求給人足，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不食，是無他，以其能恭儉修德也。今天下無事，列族永世相繼，非有衛國呂秦荒殘之患也，非有宣懿始皇暴戾之君也，但奢侵成風，而其弊至於此。

時君世主誠能恭儉勤勞愛下恤民若二文之所為
府庫實倉廩充路斯民於壽安之域可計日而待矣
若夫水旱山歉之備則先王之典型存焉苟挾其法
而用之得其人而任之又何餓殍流亡之足憂也哉
此作係予年二十五所作天保丙申十二月
偶檢故帙獲之敗篋中不忍棄因加刪訂
一通以藏焉是歲天下大饑民物凋悴多餓
莩某州比閭左更甚而某縣尤烈或謂某縣
無儲穀給藩臣人一日僅米一合民則不能
給糧粟從其離散就食其窮可知也其他諸

族雖未至此而穀粟如丘山使民不知飢饉
者絕少矣都下持瓢乞食於門者相踵呼號
悲酸之聲徹耳使人慘然若甲參二州飢民
作亂壞人家掠餓穀吏不能制至徵諸族兵
士僅而平定他州亦有此類因歎予一介昏
生不通曉時務然當連年豐穰之時竊作此
文以詆世觀者不以為迂則以為愚孰知二
十年之後果有此災邪嗚呼士雖有所見而
身不得位空言無所施徒視斯民之窮而轉
折溝壑此賈生之所以痛哭于漢廷也歟大

檢校荒之術雖多而其要在平居無事之日
苟不修之以無事之日而一旦遇凶饑驟然
震駭移民移粟抑亦未矣古人云救荒無奇
策此孟子之所以警告於梁玉也歟

容光窩記

靖齋平嶋君職為本占統理藩邸政令凡事無鉅細
皆闕決而清慎以律身身寬厚以接乎人一藩莫不
敬服焉須者闕小室於燕寢之側每退朝輒端坐其
中視文書理公事未嘗須臾懈弛也因取孟子日月
有明容光必照之語名曰容光窩使予為之記予拜

跪致辭曰天地之間至高至明者莫日月如也日月
之所以至高至明者以其升降廻旋而無須臾息也
若一息而不行宇宙其為長夜乎今君出則于朝班
之上精勵圖治入則坐于一室之中勾稽文畧故藩
邸之政令周綜鎮密無或絲髮之違焉豈非以其忠
勤不息乎夫君以爵秩之隆而忠勤又如此則雖構
偉樓傑閣以居之孰為不可然其心則為大廈廣屋
所用不過容膝食前方大所食不過充腹徒費財用
趨奢靡豈從政者之所為哉故坐于叢然斗室之中
而悠閑自得如在偉樓傑閣之上不肯役心於外物

此其志氣之高、智識之明、復出於凡塵之表、而人情
物理、莫不洞燭、殆猶日月之朗然、揭天而行、容光之
發、其或在於茲歟、君啞然笑曰、吾室甚狹、其間故穴
其上以取明、因以名之耳、何敢至此、雖然、子之言善
矣、吾將勉焉、於是予益感其謙而不伐也、乃退而記
之、

○奉送樵宇林公再遊豆州熱海序

信嘗讀名山勝槩記、而歎焉、吾邦山水、於漢土不敢
讓、但漢土多操觚之士、一丘一壑、必搜抉記之、故其
勝莫不章焉、吾邦自古乏操觚之士、幸而有之、亦能

為山水下筆者鮮矣、是以靈壤奧區、大於蕪沒于雲
烟中、而不著、豈不惜哉、因以講習餘暇、薄遊近州、錄
其勝而歸、輒質之樵宇林公、公雅有烟霞癖、為批信
文、又面叩以悉其勝、每以不能遊為深憾、甲午八月
公以疾講暇、浴于熱海溫泉、於是獲豁平昔之願、而
信亦心癢意動、遂追蹊上道、謁公于熱海一碧樓、
俯滄海、雲濤萬里、居然有登瀛想、公方出浴、散髮緩
帶、神骨蕭灑、如露松烟、鶴相與撫景劇談、洵為曠世
快事、今而思之、魂飛于錦浦之上矣、今茲六月、公再
浴于熱海、便途過錄倉信、以事不能復從、然公尽晨

遊之所未盡雄篇大作益發山水之勝使夫天台雁
蕩不得擅重於海外則信雖不從亦可以無憾焉抑
錄倉源二位之所都北條氏之所扼柄而足利氏亦
嘗置府以鎮關東意其卽宅樓臺之壯照耀于富內
而今皆化為禾黍荆棘丘墟矣獨所存者山水耳公
徘徊踟躕俯仰今昔其能無愴然於懷乎因復竊以
爲山水與天壤俱弊今雖不記後人猶得而護之况
呂藻山水是特幽人逸士不得志者之事非所宜言
于公也至若英雄豪傑忠臣烈士之迹則其所寄不
越于朽簡零編之間而真偽相參焉先哲名儒雖有

纂修之舉或不能無遺漏焉後世相去愈遠必將薰
歇塵滅而無所徵焉豈不重可惜也哉公以博學雄
才據金馬玉堂之署抽簡臺石室之秘無志則已有
志矣誅茲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以成千古大典
於公乎何有未識茲行其有所感焉歟謹啓此以
餞行李并以訊之

賀述齋林公七十榮誕序

述齋林公少壯登朝侍講帷掌學政或參機務恪勤
四十餘年至白首而彌不衰爵秩既隆齒德益高賢
子女十有六人令孫七十餘人每問安不能尽報其

福祿之盛世比之郭汾陽誠當矣然信竊謂公之於汾陽蓋有過焉何也汾陽出于四海板蕩之世提孤軍被霜露犯戎馬矢石之難勞亦至矣况代德二宗皆狹陋猜忌之主而程元振與朝恩之徒交相譖譖不能高枕而甘寢也公生于泰平極盛之際上則蒙聖主之采遇下為執政大臣所信有諫行言聽之樂而無譖作譖構之憂其幸不幸不待辨而明矣汾陽窮極奢侈甲館名園盡土木之巧飲食奉養羅水陸之珍而其實不過藉焉以為避讒逃禍之地何樂之有公尚儉厭奢閑莊數區寓襟詠於花月陶性靈於

絲竹洒然無所顧慮是天下真樂汾陽不能獲也汾陽八子七壻皆貴顯諸孫數十人子公相匹矣然嘗自歎息子儀諸子皆奴才也由此推之其子不愛父以都虞候而愛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或有貽其憂者焉公賢胤聖字君學殖文績能紹明其職次子烏居居有器識為儲闈監察其他諸公子皆具戈藝列于朝班莫一不克其家汾陽諸子蓋有愧焉至于公之博學文章巍然為一代山斗列侯多執轡受教而天下操觚之士皆肩摩踵接于門下則尤非汾陽所能望也故謂公於汾陽蓋過之豈虛美乎哉或曰子之言則然

然矣。然汾陽至誠感華夷，精忠貫日月，戡靖騷亂，再造唐室，功名振于百代，未知公果能再否也。曰：是何難哉！公當寬政之初，翼贊機務，更革時弊，治教一新，紀綱肅整，天下嚮風而化。又修學政，振奎運，黌館之制大備，人材彬々而出。後接韓使於對州，韓人欲以口辭取勝，公從容諍笑，摧機鋒於樽俎之間。韓使縮頸歎服，不肯復出，聲氣蓋道德足以服人心，材力足以經時務，故其發于事業率如此。倘使公登壇將三軍，維安史之桀黠，回紇之強驍，亦將彈指甲而破之矣。天下無事，無所一試其技，是公之所以為幸。

而汾陽之所以為不幸也。肉眼者乃以儒者目之，殊不知天下真儒固自有撥亂反正之具。趙譚經藝摘詞藻已於是，公年適七十矣。六月二十三日為覽揆之辰，賢胤標宇諸君，開賀宴以祝嘏，為信厚蒙知遇二十餘年，覩茲盛舉，不勝歡抃。因次此言，以侑觴庶幾其養精神，踣期頤而壽考亦遠出于汾陽之上，不惟福祿過之也。

送駒留伯盛移居沿津序

予識駒留伯盛，居海隅文社久矣。其為人英穎，雖業醫而好儒學，喜文章，酒酣耳熱，談辯如雲，洵足以壯

吾黨之氣今將去而徙也。沿律是。可慨已。雖然一聚
十散何常之有。安知他日不復聚。首於文社耶。則何
慨焉。抑沿津在富士峯下而富士乃天下之名岳。伯
盛公朝望而暮玩之矣。請以此論文可乎。夫富士山
千仞削成。八面玲瓏。衆山皆爲兒孫。文之骨格。亘如
是也。否則弱矣。三峯挿天上。有太始之雪。下界未曙
先受旭光。燦乎如金芙蓉。大之風神。宜如是也。否則
陋矣。噴雲吐烟。戔而爲縞帶。聚而爲樓閣。奔而爲層
臺。爲怒濤。浪刻萬狀。不可端倪。文之變態。宜如是也。
否則套矣。至其盤之。則亘萬古巍然爲大邦。巨鎮。

則以神氣充塞其間也。文以氣為主。亦猶是。否
則散以緩矣。由此觀之。富士峯乃造化一大文章。而
開闔馳騁。抑揚頓挫之法。舉皆具于此矣。伯盛仰而
觀之。俯而思之。必有浩然有所自得。而其文之長
進孰禦焉。他日復來。參文社。則人將推爲藝林中之
芙蓉峯矣。吾雖老矣。尚能拭目觀之。

巖泉君名字說

彦根藩士巖泉君。請慊堂松崎先生。更其名字。先生
取周禮鬱人之文。名曰實。字曰君彞。君又屬予爲之
字。按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

以實彝而陳之夫礼莫大於祭祀賓客祭祀賓客之
後尤以裸事為重故先王建以官鬯人為鬯司尊彝
掌六彝而鬱人則和鬱於鬯以實諸彝而陳之蓋慎
也昔者孔子稱子貢為瑚璉亦祭器以貴者也今
先生命君以宗廟重器寧可不思所以副其名乎凡
天下之憂莫大於有其名而無其實君誠能思所以
副其名必也忠信以為矩礼義以為泉和之以遜讓
之鬱納之以恭敬之彝則其德實於中而護乎外矣
芳鬯達可以享鬼神可以待賓客可以充天下國家
之用矣若徒美其名而不修其實水漿甬瓦缶何足貴哉再果

行而不敢恃焉則其德益充實盛大庶幾可以配瑚
璉矣

幕朝士和田君墓碑銘

天保七年十月和田君晉西城太妃唐用人暴病卒

既葬孤惟明拜且泣於予曰先人榮遷慶者猶在堂

而吊者已進於門恍惚如夢五內皆裂非先生銘之

無以伸罔極之哀也敢請予聞之惻然況惟明兄弟

從予學亦可以不文辭繫和田氏之系遠矣六孫王

經基次子曰滿政十七世孫曰伊賀守惟政仕

足利氏以驍勇名永祿間當三好山並靈源公播遷

惟政與細川藤孝相從。備艱阻。遂以托織田氏。登征夷府後。公與織田氏相惡。諸將皆叛。獨惟政守節。據於川城。戰而沒。子惟長依小野木氏。慶長中。成瀬年人薦之。東照大君召見。賜舊封。江州知田村五百九十石。惟長曾孫惟春。事常憲大君。加賜三百石。其曾孫娶天野氏生君。君諱某。稱傳右衛門。文化五年四月。為西城番士。文政八年六月。遷小納戸。十二年十月。為奧番佐。賜時衣。賞忠勤也。是歲公子仙三郎君出繼。越前侯後。賜時衣。以董其事也。天保元年七月。除奧番。七年十月。晉西城太妃。

用人例當叙爵。而遽以十一月四日卒。年僅四十六。葬下谷長松寺先塋。次嗚呼痛哉。君幼失怙恃。性英悍。鋒銳四出。邑宰立川政信。屢諫之。不省。及長。痛自剋責。循循就規矩。晚年乃益錐削稜角。渾厚溫潤。不肯以才力自耀。而虛懷容人。惟恐規諫之不至。於是政信感歎。以為不可測矣。平生重祖宗。愛民。惟政墓在江州安上。歲久蕪廢。君遣使展掃。致祭祀。又建碑以表焉。采邑有八幡祠。祖宗所崇敬。亦復頽圯。君命政信造之。采地稅法有常額。雖凶年必取盈。君臨之。每歛歲。輒量其所收。而薄歛焉。又未嘗以鉅費徵。

求錙銖賜民八十以上廩食闔鄉大悅及其為小納
戶也爭獻穀以賀見可以驚世以裕格克而將民於
塗炭者矣先後娶藤堂氏中條氏戶川氏男一人女
人長子即惟明藤堂氏以出也銘曰
祖虎哮兮奮鐵槍忠報國兮虎留名君豹變
兮佩弦韋德既立兮踣膺仕山蒼兮水悠
悠可奈何兮命不脩

先考墓表

先考諱親重字子直其系出自安積國造北止祿余
世為郡山八幡宮祠官始安積氏中世有故改安藤

父諱重央母屋代氏寬政元年二月叙正六位下任
薩摩守二年十二月二本松候命撰行治城八幡
宮祠官著為永式因徙居焉文政二年致仕傳職次
子重滿時年六十有三矣三年歸郡山與嫡孫業重
俱居後重滿復迎養于二本松天保五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以病卒春七十有八葬于郡山神山先堂之
次先考性謹慎平居細事兢々如弗勝至臨大事當
大難則處之夷然不驚也尚儉素勤職業雖所入不
不饒亦不至困乏好學博涉今古所誌必以故紙抄
寫溢數筐致仕後不復問世事益以誌書自娛倦則

抱甕灌園或逍遙自得于山水林阜之間如見者十
有六年矣其誨子孫以勤儉為要言近而旨遠雖古
賢格言不過也至若論古今之成敗辨道術之同異
則光明俊偉確乎其不可拔然非至親不肯輕發益
慎云其与人交必以忠信人亦敬愛之及其卒也會
葬者六百餘人一鄉以為榮配今泉氏有一女三男
女父伯子重寶亦先卒仲子即重滿繼職居二本松
叔子重信為儒教授于江戶嫡孫業重居郡山初先
考晚年買碑石欲親製文勤之未果而捐館舍矣仲
子重滿命重信撰文勒石其碑以表焉銘曰

國造之裔寔宅安積

五十餘世

繼微豐迹

嗟我顯考

德業有奕

既仁且壽

維天所錫

三家鼎立

乃其功績

慎哉子孫

勿忘厚澤

野澤岐山君墓表

代越後久保田氏

岐山君以天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一鄉吏民咸

惋惜之久而不能忘况輒晨夕侍側以稟教而一旦

失所依哀痛思慕倏踰二年悼哲人之云亡感歲月

之于邁其能無泫然淚下乎乃不敢自揆叙其德業

之概以表其墓曰君諱嗣字鳳卿野澤氏通稱雄輔

號岐山越後國魚沼郡小千谷村人考瀧右衛門妣

田中氏生而孤，爲妣所鞠養，齒髮甫燥，即好誥，眉從南條村藍澤氏而學焉。及長，喪母，益自感奮，遂遊江湖，執贄於善庵朝川氏之門。夙夜淬勵，不懈學。大進後，歸鄉里，垂惟教授。吏民子弟受業者，日益衆。雖緇流亦來侍講席，其學將行于一州，而遽以病卒。享年僅三十有六。葬村中成就院，配土田氏。無子。先卒，君性溫厚，其誨人諄諄然，誘之于善，言近旨遠，莫不感興焉。平居博涉經史百家，而於老子尤刻意焉。嘗謂輒曰：老子之道可以治己，可以治人，其旨多吾孔子同矣。特其所言有小異耳。世儒不察，以爲異教，所謂

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乃奮筆著老子發揮若干卷，其說擘肌析理，闡發幽眇，而粹然不詭于洙泗之教。不幸未脫稿而沒，又長于詩，清新偉麗，不作一冗近語，頗具陸渭南風格。然亦不屑爲也。嗚呼！君躋于耆艾，則學殖以浩博，德業以顯赫，蓋有不可涯者矣。而年未踰四十，身未就仕籍，生無爵，沒無嗣，獨所賴者名耳。然百世以後，聲光亦或將與雲烟俱消。此輒之所以不敢以不文自遜，而表其墓也。因係以銘曰：謂天無意，既生高賢，謂天有意，又奪以年。德業之懿，其孰能傳，告之耒裔，揚于墓阡。

金九君墓碣銘

代銘

金九氏之系出自那須宗隆宗隆仕錄倉源公以雄武顯世為下野名族九世孫曰資藤三三第三子曰資國別封金九因以為氏資國九世孫曰資秀天正中豐臣氏削其封資秀自盡子資吉幼孤為大宗福原城主資景所育後有故辭去黑羽族憫之召而置封內頒依木邑子孫遂家焉世業醫君乃資吉七世孫也君諱資寅字子亮通祿隆章考諱資鄉地內山氏蚤歲讓家於弟降庭遂遊江戶受業於官醫橋先生僑居小川街士大夫請治者日眾皆有奇効由是

貺俸米者數家文政十一年佐賀族聘為夫人侍醫賜二百苞夫人實征夷府公子云天保八年正月十六日病卒壽八十有三葬湯宮麟祥院先配之北叙追號曰龍乘院君純樸寡欲好學喜老莊家言又精鑒刀劍古器尤邃於茶儀平居愛客每施晨月夕輒酒觴茗碗各適其適相身接物一以恭謙為主交遊有終始故人無貴賤皆愛悅蔚然有古人風矣元配館氏生一女先卒女亦繼室館氏生一女亦次養甥資生為嗣頃者資生來請銘予受愛遇特厚義不可辭銘曰

一編秋水

恬澹頤神

不斲于世

而人相親

桃李以咲

蘭芷以紉

乃精于業

足以回春

○倉石英古君自畫贊

溫然其容可以稱一鄉善人，灑然其風可以比千古
逸民。我愛吾廬，避圭組而葆真。彼亦人子，恤僮僕以
施仁。儲和氣於門庭，貽餘慶於子孫。豈非其所存者
深而所守者純也耶？

藥籠銘

神農所甄，百藥皆藏。用之有術，處之有方。惟利之
藉，輒誤錫錫。博極經史，維醫之良。銘以自勸，勿愧棄

張

天保九戌戌年

前四月下旬淨書

琴桂朗



110X
329
16